



□张燕

花的香,可是只在一个转身、一次寻觅、一处回眸、一丝不经意间,便皆皆可闻的真的香。

哦!花袭人,花香袭人。每每读《红楼梦》,读到贾宝玉的贴身丫鬟袭人,便想,花袭人,只不过是因了“花气袭人知骤暖”而得名,她哪里就如“香梦沉酣,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,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”的史湘云,醉眠芍药裯的史湘云,定然是真的“花气袭人”呢;更不必说时服用以白牡丹花、白荷花、白芙蓉花、白梅花花蕊研末,并用雨、露、霜、雪加蜂蜜、白糖等调和制成“冷香丸”的宝钗,“唇不点而红,眉不画而翠”的薛宝钗,定然是真的“冷香”馥比仙;还有那“从袖中发出一股幽香,闻之令人醉魂酥骨”的黛玉,“闲静时如姣花照水,行动处似弱柳扶风”的黛玉,定然是真的自带“奇香”了;琼瑶阿姨写的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含香,也是“异香扑鼻”“香得清雅,熏人欲醉”,她从小身上就有一股百花香味,能将数千里外的蝴蝶吸引过来……

在大作家的笔下,纵然“美人香”活色生香、香气袭人,但我们凡人又怎么能够轻易得遇呢?那样的香怎么说,都是清冷、高远、遥不可及的呀,不如,就让我们爱上花的香吧。花的香,可是只在一个转身、一次寻觅、一处回眸、一丝不经意间,便皆皆可闻的真的香。这才是寻常人家的香呢,是扑鼻可嗅、触手可闻、入口可啖的香哦。

我爱花,尤爱花中的百合。百合花中的白百合,尤其是我的最爱。我爱白百合,只因黄的太艳,粉的太俗,只有那白百合,清新脱俗,纤尘不染。我爱百合花,最爱她的香。百合花的香,浓郁而醇厚,热烈而奔放。我喜欢在餐桌上用花瓶插上一束百合花,满心欣悦地盼着她一朵一朵地绽放,一缕一缕地吐露芬芳;我喜欢在百合花开的时候,刚出了电梯口还没进家门呢,就闻到了她幽幽的香;我也喜欢在静静的夜晚,在一盏温暖的灯下,看她“夜深香满屋”“花香月色两相宜”。

我喜欢我的家花开烂漫,花香四溢。我喜欢我的阳台红飞翠舞,玉动珠摇。于是,我养花。鹅黄的水仙,洁白的茉莉和栀子,淡粉色的荔枝玫瑰,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粉、紫色的风信子……

我多么希望,那小小的阳台,能时时花开朵朵,处处花香袅袅,奈何我这养花人终究是功力不够,花艺欠佳,阳台上的花,就总是花谢有期,有心花开不开。不过这也难不倒我,我一路寻着香出门看花去!楼下孔明路中间的绿化带里,长满了高高大大的树状月季,一年里头的大多数时候总是开着大朵大朵的月季花。她们在窗外恣意怒放,勾引着我时不时穿过马路一而再地去一睹芳容一亲芳泽;体育中心的镂空铁艺雕栏里,一枝枝丰花月季、钻石月季匍匐着不甘寂寞地伸展到栏杆外,一簇簇娇小的艳丽的月季花花开浓艳。每次走过,总是忍不住揽几枝入怀,顾不得有针扎手有刺伤人,只晓得花影点点暗

香浮动;每到春天,不远处一家单位的围墙外,沉甸甸挂满如繁星般的蔷薇花,每次走过,总觉得是走在了一幅画里,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。我愿为了那些蔷薇花,为了那蔷薇花的香,慢慢地走,一直地走;盛夏的时候,我去看郊外的薰衣草,看那满山遍野浓浓的紫,闻那眼里心里默默的香……

因为爱好文字,便结交了不少文友。一日,几个女文友相约来到“铜雀珠玉”,于品红茶、赏珠宝、画团扇后结拜了姐妹,还建了个微信群,群里一聊才知道,原来不独我一人爱花,群里的姐妹们差不多都深爱着花呢。六妹知秋还轰轰烈烈地爱上了插花,她兴奋地在群里发了一张又一张她插的花的图片,后来还以让人吃惊的速度很快在城区找好了店面,很快地装修、进货,很快地开了家“那些花儿”花艺生活馆。且不管花店生意怎样,到“那些花儿”去喝一杯茶、闻一闻花香、小聚一下,可是我们隔三岔五忙里偷闲要做的美事呢。知秋知我喜欢百合花,也总会为我留上几枝,一任花香荡漾,从花店香到手上,香到家中,香到我的五脏六腑。

因为爱花,因为爱着花的香,用鲜花提炼出来的香水当然也是我所爱。女友去香港旅游,特意带回小瓶装的整套“香奈尔”香水送我;爱人那年去意大利,一口气买了6瓶大瓶装“兰蔻”香水,女儿笑说老爸是土老帽,香水那么精致、那么温婉,哪有这么野蛮狂欢的嘛。她老爸说,除了老妈,不是还有小姨、舅妈、姑姑吗?嗯嗯,好的,6瓶“兰蔻”便各有各了新的主人。只是不知她们的新主人是否也像我一样喜欢花香,喜欢花香一样的香水呢。正读大学的女儿有些文艺小清新的范儿,她喜欢海外代购,总能以令人惊喜的优惠买到心仪的大牌香水,“迪奥”“娇兰”,一样样地递给我。于是我便陶醉在了花一样的香的世界。

对于花的香,我几乎是毫不抵抗、毫无免疫力地全盘接受,不管是淡雅的,清新的,若有若无、缥缥缈缈的,还是浓郁的,热烈的,突如其来、铺天盖地的,全是我欣欣然张开双臂想要拥抱的;但对香水的香,我却是挑剔得很,我只爱那淡淡的、幽幽的、丝丝缕缕的、宛如天边飘来的那点点的香。

我也爱香熏,爱那香熏熏人的香气。很多很多以前,一个做过餐饮、也做过时尚的小妹妹小魏送给我几把熏香,我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妩媚这么香气袭人,女人还可以这样“闻香识女人”。从此我爱上了小小香炉里冉冉升起、空气中缓缓流动的香。只是这香熏,我也是独爱那淡淡的、轻烟一样的香。每当经过商场、店铺,经过化妆品柜台时,如果不是有买的打算,我回回都是快步匆匆走过,因为那里的脂太浓,粉太香,我的嗅觉受不了。我常常奇怪,何以对花的香无限包容,喜爱痴爱溺爱,对别的香就那么百般挑剔?想来只是因为,花的香是“花”的香,我爱的,说到底还是花的缘故吧。

“我有花一朵/种在我心中/含苞待放意幽幽/朝朝与暮暮/我切切地等候/有心的人来入梦……”十多年前一次偶尔听到梅艳芳唱《女人花》,从此便爱上了这首歌,这首歌一样的歌。梅艳芳略略沙哑的、充满磁性的女中音,低低地婉转地始终在我心头荡漾。歌里唱道,“女人如花花似梦”,如花一般娇艳芬芳可不就是女人们的梦想吗?只是花易凋零梦易醒,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十二钗、群芳谱,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,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英国著名作家、诗人王尔德有句名言:“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太多,有趣的灵魂太少。”果真是这世上处处剑眉星目、国色天香,养眼的美人数也数不清,多到了没人稀罕、烂大街了吗?如果是这样,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粉丝痴迷地追星,高颜值“小鲜肉”“小萝莉”“小花儿”怎么可能还大行其道呢?恰恰是好看的脸蛋实在不多,而且一个残酷无情的事实是,无论多么好看的皮囊,无论当初是多么的明媚鲜艳、惊为天人的,也终究无人能敌岁月的风霜,终将前仆后继、无一例外地纷纷拜倒在“迟暮”的手下。“小鲜肉”不可避免地沦为“大叔”,“小花儿”悲哀地发现青春和美貌总是稍纵即逝、惊鸿一瞥,而成功跻身“大妈”则不费吹灰之力,角色的转换几乎就在一夜间。即便驻颜有术,青春不老,也难逃审美疲劳,就像电影《手机》里费墨说的,“你就是朵鲜花,我也看厌了。”

好看的脸蛋难得,有趣的灵魂更难得;与有限的好看的脸蛋相比,有趣的灵魂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我想,这恐怕是王尔德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吧?

说回《红楼梦》。宝玉和袭人,纵有肌肤之亲,却始终没有灵魂的交流,袭人于宝玉就是一个“锯了嘴的葫芦”;宝玉也曾对“手臂白而丰腴”的宝姐姐“看得呆了”,但也仅仅止于怦然心动;而林妹妹呢,虽则在万花丛中算不得花魁,却是宝哥哥心中无可替代的花神。你看,就连大观园里的姐妹们已经像花一样的美丽了,都还尚且不够,何况你我芸芸众生,花非花,草非草,和群芳之别何止云泥?

那什么样的灵魂是有趣的呢?我想,古人有八雅“琴棋书画诗酒花茶”,又能弹琴,又善下棋,又能写又会画,又写得一手好诗,还能斗酒,这样的雅士是真雅,是真名士。不过即便是这样都“八雅”了,可能也未必就是一个有香气、有趣的人吧,有香气、有趣,可是对人的极高评价哦!要是既不会弹琴也不会下棋,不能写又不能画,更不擅酒的俗人,偏偏喜欢听听歌,看看书,赏赏美景,兼或好观花,爱品香,那算不算得“八雅”呢?算不算得是君子好美味而远庖厨?仅仅是喜欢可并不擅长,这样的人应该更多的呀。只是这样,能不能成为一个灵魂有趣的人呢?嗯,我想,有花香袭人的浸润,即使还是无趣得很,至少应该不会太过“油腻”了吧!⑦3

(作者单位:南阳晚报)



风

(外一首)

□丁小琪

吹过四月的风

正吹向我的五月
是否是吹过我青年的那些风
正吹着我的中年
这些似曾相识的风,难道要把我的一生
从头到尾,吹个遍

新生

朋友送我一枝黄月季
剪一段插进了泥土里
居然发芽了
不经意一个动作
制造了一个新生命
兴奋不已,我在琢磨
剪下一段手指
插进土里,能否
长出一个新的我
我是说,从婴儿、童年、少年
再长一遍,在十八岁时
是否,又遇到同一次初恋⑦3

(作者单位:南阳市一职校)

走出春天的大门口

□封延通

当温暖的风
穿越季节的灰暗和寒冷
再一次抚过你受伤的脸
你想起的是什么

是熟睡孩子稚嫩的面容
是母亲枯萎无力颤抖的手
还是窘困的妻子
又一次委屈后,那奔涌出的滚烫的泪水

在这里
不要说桃花的粉红
不要说玉兰花的高洁
更不要说高天的湛蓝

我们谈论的
只是那份久违的,重复的
一而再地离去,再而三地到来的
温暖

它给你留下的,好像也只是
一层又一层
早已死去
却又重重包裹着的茧,被打开后的新鲜⑦3

(作者单位:西峡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)

微小说征稿

微小说,是顺应现代人繁忙生活而诞生的一种篇幅短小的小说,可在洗练的文字里,营造出婉转曲折的情节、出其不意的结局。本版今起征集微小说作品,要求主题鲜明,内容健康,形式活泼,可读性强,字数1000字以内。投稿邮箱:wp2677@126.com。⑦3